警世通言


李謫仙醉草
嚇蠻書
警世通言
卷九


一自騎鯨天上去
江流采石有餘寒

第九卷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堪羨當年李謫仙　吟詩斗酒有連篇
蟠胸錦繡欺時彥　落筆風雲邁古賢
書草和番威遠塞　詞歌傾國媚新弦
莫言才子風流盡　明月長懸采石邊

話說唐玄宗皇帝朝有個才子，姓李名白，字太白，乃西梁武昭興聖皇帝李暠九世孫，西川錦州人也。其母夢長庚入懷而生。那長庚星又名太白，所以名字俱用之。那李白生得姿容美秀，骨格清奇，有飄然

出世之表十歲時便能通百史出口成章人都誇他錦心繡口又說他是神仙降生以此又呼為李謫仙有杜工部贈詩為証

昔年有狂客　號爾謫仙人
筆落驚風雨　詩成泣鬼神
聲名從此大　汨沒一朝伸
文采承殊渥　流傳必絕倫

李白又自稱青蓮居士一生好酒不求仕進志欲遨遊四海看盡天下名山嘗遍天下美酒先登峨眉次居雲夢復隱于徂徠山竹溪與孔巢父等六人日夕

酣飲號爲竹溪六逸有人說湖州烏程酒甚佳白不遠千里而往到酒肆中開懷暢飲旁若無人時有迦葉司馬經過聞白狂歌之聲遣從者問其何人白隨口答詩四句

青蓮居士謫仙人　酒肆逃名三十春
湖州司馬何須問　金粟如來是後身

迦葉司馬大驚問道莫非蜀中李謫仙麽聞名久矣遂請相見留飲十日厚有所贈臨別問道以青蓮高才取青紫如拾芥何不遊長安應舉李白道目今朝政紊亂公道全無請托者登高第納賄者獲科名非

此二者雖有孔孟之賢，晁董之才，無由自達。白所以流連詩酒，免受試官之氣耳。迎葉司馬道，雖則如此，足下誰人不知，一到長安，必有人薦拔。李白從其言，乃遊長安，一日到紫極宮遊玩，遇了翰林學士賀知章，通姓道名，彼此相慕。知章遂邀李白於酒肆中，解下金貂，當酒同飲，至夜不捨，遂留李白於家中下榻，結為兄弟。次日李白將行李搬至賀內翰宅，每日談詩飲酒，賓主甚是相得。時光荏苒，不覺試期已迫。賀內翰道：今春南省試官，正是楊貴妃兄楊國忠太師，監視官乃太尉高力士，二人都是愛財之人。賢弟

却無金銀買囑他便有冲天學問見不得聖天子此
二人與下官皆有相識下官寫一封劄子去預先囑
托或者看薄面一二李白雖則才大氣高遇了這等
時勢況且內翰高情不好違阻賀內翰寫了柬帖投
與楊太師高力士二人接開看了冷笑道賀內翰受
了李白金銀却寫封空書在我這裏討白人情到那
日見記如有李白名字卷子不問好歹即時批落時
値三月三日大開南省會天下才人盡呈卷子李白
才思有餘一筆揮就第一個交卷楊國忠見卷子上
有李白名字也不看文字亂筆塗抹道這樣書生只

好、與我磨墨、高力士道、磨墨也不中、只好與我著襪脫靴、將令將李白推搶出去、正是

只顧文章中試官
不顧文章中天下

李白被試官屈批卷子、怨氣沖天、回至內翰宅中、立誓、久後吾若得志、定教楊國忠磨墨高力士與我脫靴、方纔消恨、賀內翰勸白且休煩惱、權在舍下安歇、待三年再開試場、別換試官、必然登第、終日共李白飲酒賦詩、日往月來、不覺一載、忽一日、有番使賚國書到、朝廷差使命急宣賀內翰陪接番使、在館驛安下、次日閤門舍人接得番使國書一道、玄宗勅宣翰

林學士拆開番書全然不識一字拜伏金階啟奏此書皆是鳥獸之跡臣等學識淺短不識一字天下識奏將與南省試官楊國忠開讀楊國忠開看雙目如盲亦不曉得天子宣問滿朝文武並無一人曉得不知書上有何吉凶言語龍顏大怒喝罵朝臣枉有許多文武並無一個飽學之士與朕分憂此書識不得將何回答發落番使若被番邦哂笑欺侮南朝必動干戈來侵邊界如之奈何敕限三日若無人識此番書

一概停俸六日無人一概停職九日無人一概問罪別選賢良共扶社稷聖旨一出諸官默默無言再

無一人敢奏天子輒添煩惱賀內翰朝散回家將此事述於李白白微微冷笑可惜我李某去年不曾及第為官不得與天子分憂賀內翰大驚道想必賢弟博學多能辨識番書下官當於駕前保奏次日賀知章入朝越班奏道臣啟陛下臣家有一秀才姓李名白博學多能要辨番書非此人不可天子准奏即遣使命賚詔前去內翰宅中宣取李白李白告天使道臣乃遠方布衣無才無識今朝中有許多官僚都是飽學之儒何必問及草莽臣不敢奉詔恐得罪於朝貴說道句恐得罪於朝貴隱隱刺着楊高二人使命

回奏天子初問賀知章李白不肯奉詔其意云何知章奏道臣知李白文章蓋世學問驚人只為去年試場中被試官屈批了卷子羞搶出門今日教他白衣入朝有愧於心乞陛下賜以恩典遣一位大臣再往必然奉詔玄宗道依卿所奏欽賜李白進士及第着紫袍金帶紗帽象簡見駕就煩卿自往迎取卿不可辭賀知章領旨回家請李白開讀備述天子惓惓求賢之意李白穿了御賜袍服望闕拜謝遂騎馬隨賀內翰入朝玄宗於御座專待李白李白至金階拜舞山呼謝恩躬身而立天子一見李白如貧得寶如暗

得奇如饑得食如旱得雨聞金口一動玉音道今有番國賫書無人能曉特宣卿至為朕分憂白躬身奏道臣因學淺被太師批卷不中高太尉將臣推搶出門今有番書何不令試官回答卻乃久滯番官在此臣是批黜秀才不能稱試官之意怎能稱皇上之意天子道朕自知卿卿其勿辭遂命侍臣捧番書賜李白觀看李白看了一遍微微冷笑對御座前將唐音譯出宣讀如流番書云

渤海國大可毒書達唐朝官家自你占了高麗與俺國逼近邊兵屢侵犯吾界想出自官家之意

俺如今不可耐者差官來講可將高麗一百七十六城讓與俺國俺有好物亦相送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柵城之豉扶餘之鹿鄚頡之豕率賓之馬沃州之綿湄沱河之鯽九都之李樂遊之梨你官家都有分若還不肯俺起兵來厮殺且看那家勝敗

衆官聽得讀罷番書不覺失驚面面厮覷盡稱難從天子聽了番書龍情不悅沉吟良久方問兩班文武今被番家要興兵於高麗有何策可以應敵兩班文武如泥塑木雕無人敢應賀知章啟奏道自太宗

皇帝三征高麗不知殺了多少生靈不能取勝府庫爲之虛耗天幸蓋蘇文死了其子男生兄弟爭權爲我鄉導高宗皇帝遣老將李勣薛仁貴統百萬雄兵大小百戰方纔殄滅今承平日久無將無兵倘干戈復動難保必勝兵連禍結不知何時而止願吾皇聖鑒天子道似此如何回答他知章道陛下試問李白必然善於辭命天子乃召白問之李白奏道臣啟陛下此事不勞聖慮來日宣番使入朝臣當面回答番書與他一般字跡書中言語羞辱番家須要番國可毒拱手來降天子問可毒何人也李白奏道渤海風

時

俗稱其王曰可汗術回紇稱可汗吐蕃稱贊普六詔稱詔訶陵稱悉莫威各從其俗天子見其應對不窮聖心大悅即日拜為翰林學士遂設宴於金鑾殿宮商迭奏琴瑟喧闐嬪妃進酒彩女傳杯御音傳示李卿可開懷暢飲休拘禮法李白盡量而飲不覺酒濃身軟天子令內官扶於殿側安寢次日五鼓天子升殿

淨鞭三下響　　文武兩班齊

李白宿酲猶未醒內官催促進朝百官朝見已罷天子召李白上殿見其面尚帶酒容兩眼兀自有朦朧

之意天子分付內侍教御厨中造三分醒酒酸魚羹來須臾內侍將金盤捧到魚羹一碗天子見羹氣太熱御手取牙筯調之良久賜與李學士李白跪而食之頓覺爽快是時百官見天子恩幸李白且驚且喜驚者怪其破格喜者喜其得人惟楊國忠高力士愀然有不樂之色聖旨宣番使入朝番使山呼見聖已畢李白紫衣紗帽飄飄然有神仙凌雲之態手捧番書立於左側柱下朗聲而讀一字無差番使大駭李白道小邦失禮聖上洪度如天置而不較有詔批答汝宜靜聽番官戰戰兢兢跪於堦下天子命設七寶

床於御座之傍取于闐白玉硯象管兎毫筆獨草龍香墨五色金花箋排列停當賜李白近御榻前坐錦墩草詔李白奏道臣靴不淨有污前席望皇上寬恩賜臣脫靴結襪而登天子准奏命一小內侍與李學士脫靴李白又奏道臣有一言乞陛下赦臣狂妄臣方敢奏天子道任卿失言朕亦不罪李白奏道臣前入試春闈被楊太師批落高太尉趕逐今日見二人押班臣之神氣不旺乞玉音分付楊國忠與臣捧硯磨墨高力士與臣脫靴結襪臣意氣始得自豪舉筆草詔口代天言方可不辱君命天子用人之際恐拂

其意只得傳旨教楊國忠捧硯高力士脫靴二人心裏暗暗自揣前日科場中輕薄了他這樣書生只好與我磨墨脫靴今日恃了天子一時寵幸就來還話報復前仇出於無奈不敢違背聖旨正是敢怒而不敢言常言道

冤家不可結　結了無休歇
侮人還自侮　說人還自說

李白此時昂昂得意躡襪登褥坐於錦墩楊國忠磨得墨濃捧硯侍立論來爵位不同怎麼李學士坐了楊太師到侍立因李白口代天言天子寵以殊禮楊

太師奉旨磨墨不曾賜坐只得侍立李白左手將鬚
一拂右手舉起中山兔穎向五花牋上手不停揮須
臾草就嚇蠻書字畫齊整並無差落獻於龍案之上
天子看了大驚都是照樣番書一字不識傳與百官
看了各各駭然天子命李白誦之李白就御座前朗
誦一遍
大唐開元皇帝詔諭渤海可毒向昔石卵不敵蛇
龍不鬬本朝應運開天撫有四海將勇卒精甲堅
兵銳頡利背盟而被擒弄贊鑄鵝而納誓新羅奏
織錦之頌天竺致能言之鳥波斯獻捕鼠之蛇拂

狄逆叛馬之衙自蹈戮來自河陵夜光珠貢于林邑貨何幹有名馬之納泥婆羅有良所之獻無非畏威懷德實靜求安高麗恒依天討再加傳世九百年一朝殄滅豈非逆天之咎徵衛大之明驗與況爾海外小邦高麗附同比之中國不過一郡土馬芻糧萬分不及若螳怒是當殺騎不逞天兵一下千里流血君同頓利之俘同為高麗之續方今聖度汪洋恕爾狂悖急宜悔禍剿修歲事勿取誅僇徒門夾笑爾其三思哉故諭

于闐之天竺再命李白對番官而宣一通然後川

齎入。李白仍叫高太尉着靴。方纔下殿。喚番官聽詔。李白重讀一遍。讀得聲韻鏗鏘。番使不敢則聲。面如土色。不免山呼拜舞辭朝。賀內翰送出都門。番官私問道。適纔讀詔者何人。內翰道。姓李名白。官拜翰林學士。番使道。多大的官。使太師捧硯。太尉脫靴。內翰道。太師大臣。太尉親臣。不過人間之極貴。那李學士乃天上神仙下降。贊助天朝。更有何人可及。番使點頭而別。歸至本國。與國王述之。國王看了國書。大驚。與國人商議。天朝有神仙贊助。如何敵得。寫了降表。願年年進貢。歲歲來朝。此是後話。話分兩頭。却說

天子深敬李白欲重加官職李白啟奏臣不願受職願得逍遙散誕供奉御前如漢東方朔故事天子道卿既不受職朕所有黃金白璧奇珍異寶惟卿所好李白奏道臣亦不願受金玉願得從陛下遊幸日飲美酒三千觴足矣天子知李白清高不忍相強從此時時賜宴留宿於金鑾殿中訪以政事恩幸日隆一日李白乘馬遊長安街忽聽得鑼鼓齊鳴見一簇刀斧手擁着一輛囚車行來白停驂問之乃是并州解到失機將官今押赴東市處斬那囚車中囚着個美丈夫生得甚是英偉問其姓名聲如洪鐘答道姓郭

名子儀李白料他容貌非凡他日必爲國家柱石遂喝住刀斧手待我親往駕前保奏衆人知是李謫仙學士御手調羮的誰敢不依李白當時回馬直叩宮門求見天子討了一道赦勑親往東市開讀打開囚車放出子儀許他帶罪立功子儀拜謝李白活命之恩異日銜環結草不敢忘報此事鬧過不題是時宮中最重木芍藥就是揚州貢來的如今叫做牡丹花唐時謂之木芍藥宮中種得四本開出四樣顔色那四樣

大紅　深紫　淺紅　通白

玄宗天子移位于沉香亭前與楊貴妃娘娘賞玩詔梨園子弟奏樂天子道對妃子賞名花新花安用舊曲遂命梨園長李龜年召李學士入宮有內侍說道李學士往長安市上酒肆中去了龜年不往九街不走三市一逕尋到長安市裏只聽得一個人酒樓上有人歌云

三杯通大道　一斗合自然
但得酒中趣　勿為醒者傳

李龜年道這歌的不是李學士是誰大踏步上樓梯來只見李白獨占一個小小座頭桌上花瓶內供一

後碧桃花獨自對花而酌已喫得酩酊大醉手挽巨觥兀自不放逸年上前道聖上在沉香亭宣召學士快去眾酒客聞得有聖旨一時驚駭都站起來閒看李白全然不理張開醉眼向逸年念一句陶淵明的詩道是

我醉欲眠君且去

念了這句詩就瞑然欲睡逸年也有三分主意向樓窗往下一招七八個從者一齊上樓不由分說手忙脚亂擡李學士到門前上了玉花驄眾人左扶右掖逸年策馬在後相隨直跑到五鳳樓前天子又

遣內侍來催促了勒馬走馬入宮適年遂不扶李白下馬同內侍扶持直至後宮過了興慶池來到沉香亭天子見李白在馬上雙眸緊閉尤自未醒命內侍鋪紫氍毹于亭側扶白下馬少臥親往省視見白口流涎沫天子親以龍袖拭之貴妃奏道妾聞冷水沃面可以解醒乃命內侍汲興慶池水使宮女含而噴之白夢中驚醒見御駕大驚俯伏道臣該萬死臣乃酒中之仙幸陛下恕臣天子御手攙起道今日同妃子賞名花不可無新詞所以召卿可作清平調三章李龜年取金花牋授白白帶醉一揮立成三首其一

曰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其二曰

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

其三曰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天子對詞稱羨不已似此天才豈不壓倒翰林院諸

多學士即命龜年按調而歌梨園衆子弟絲竹並進天子自吹玉笛以和之歌畢貴妃斂繡巾再拜稱謝天子道莫謝朕可謝學士也貴妃持玻璃七寶杯親酌西涼葡萄酒命宮女賜李學士飲天子勅賜李白遍遊內苑令內侍以美酒隨後恣其酣飲自是宮中內宴李白每每被召連貴妃亦愛而重之高力士深恨脫靴之事無可奈何一日貴妃重吟前所製清平調三首倚欄嘆美高力士見四下無人乘閒奏道奴婢初意娘娘聞李白此詞怨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貴妃道有何可怨力士奏道可憐飛燕倚新粧那飛

燕姓趙乃西漢成帝之后則今畫圖中畫着一個武士手托金盤盤中有一女子舉袖而舞那個便是趙飛燕生得腰肢細軟行步輕盈若人手執花枝顫顫然成帝寵幸無比誰知飛燕私與燕赤鳳相通匿于複壁之中成帝入宮聞壁衣内有人咳嗽聲搜得赤鳳殺之欲廢趙后賴其妹合德力救而止遂終身不入正宮今日李白以飛燕比貴妃此乃誹毀之語娘娘何不熟思原來貴妃那時以胡人安祿山為養子出入宮禁與之私通滿宮皆知只瞞得玄宗一人高力士說飛燕一事正刺其心貴妃於是心下懷恨每

於天子前說李白輕狂使酒無人臣之禮天子見貴妃不樂李白遂不召他內宴亦不留宿殿中李白情知被高力士中傷天子有疎遠之意屢次告辭求去天子不允乃益縱酒自廢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友時人呼爲飲中八仙却說玄宗天子心下寔是愛重李白只爲宮中不甚相得所以疎了些兒見李白屢次乞歸無心戀闕乃向李白道卿雅志高蹈許卿暫還不日再來相召但卿有大功於朕豈可白手還山卿有所需朕當一一給與李白奏道臣一無所需但得杖頭有錢日沽

一稱足矣天子乃賜金牌一面牌上御書勅賜李白
爲天下無憂學士逍遥落托秀才逢坊喫酒遇庫支
錢府給千貫縣給五百貫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有失
敬者以違詔論又賜黄金千兩錦袍玉帶金鞍龍馬
從者二十人白叩頭謝恩天子又賜金花二朶御酒
三杯於御前上馬出朝百官俱給假携酒送行自長
安街直接到十里長亭樽罍不絶只有楊太師高太
尉二人懷恨不送内中惟賀内翰等酒友七人直送
至百里之外流連三日而别李白集中有還山别金
門知己詩畧云

恭承丹鳳詔　欻起煙蘿中
一朝去金馬　飄落成飛蓬
閒來東武吟　曲盡情未終
書此謝知己　扁舟尋釣翁

李白錦衣紗帽上馬登程一路只稱錦衣公子果然逢坊飲酒逢庫支錢不一日回至錦州與許氏夫人相見官府聞李學士回家都來拜賀無日不醉日往月來不覺半載一日白對許氏說要出外遊玩山水打扮做秀才模樣身邊藏了御賜金牌帶一個小僕騎一健驢任意而行府縣酒資照牌供給忽一日行

到華陰界上聽得人言華陰縣知縣貪財害民李白生計要去治他來到縣前令小僕退去獨自倒騎着驢子於縣門首連打三回那知縣在廳上取問公事觀見了連聲可惡可惡怎敢調戲父母官速令公吏人等拿至廳前取問李白微微詐醉連問不答知縣令獄卒押入牢中待他酒醒着他好生供狀來日決斷獄卒將李白領入牢中見了獄官掀髯長笑獄官道想此人是風顛的李白道也不風也不顛獄官道既不風顛好生供狀你是何人為何到此騎驢搪突縣主李白道要我供狀取紙筆來獄卒將紙筆置於

禁上李白扯獄官在一邊說道讓開一步待我寫獄官笑道且看這風漢寫出甚麼來李白寫道

供狀錦州人姓李單名白弱冠廣文章揮毫神鬼泣長安列八仙竹溪稱六逸曾草嚇蠻書聲名播絕域玉輦每趨陪金鑾爲寢室啜羹御手調流涎御袍拭高太尉脫靴楊太師磨墨天子殿前尚容乘馬行華陰縣裏不許我騎驢入請驗金牌便知來歷

寫畢遞與獄官看了獄官諕得魂驚魄散低頭下拜道學士老爺可憐小人蒙官發遣身不由已萬望游

滿赦罪李白道不干你事只要你對知縣說我奉金
牌聖旨而來所得何罪拘我在此獄官拜謝了即忙
將供狀呈與知縣并述有金牌聖旨知縣此時如小
兒初聞霹靂無孔可鑽只得同獄官到牢中參見李
學士叩頭哀告道小官有眼不識泰山一時冒犯乞
賜憐憫在職諸官聞知此事都來拜求請學士到廳
上正面坐下眾官庭參已畢李白取出金牌與眾官
看牌上寫道學士所到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有不敬
者以違詔論汝等官衙何罪眾官看罷聖旨一齊低
頭禮拜我等都該萬死李白見眾官苦苦哀求笑道

你等受國家爵祿如何又去貪財害民如若改過前非方免汝罪衆官聽說人人拱手個個遵依不敢再犯就在廳上大排筵宴管待學士飲酒三日方散自是知縣洗心滌慮遂爲良牧此信聞於他郡都猜道朝廷差李學士出外私行觀風考政無不化貪爲廉化殘爲善李白遍歷趙魏燕晉齊梁吳楚無不流連山水極詩酒之趣後因安祿山反叛明皇車駕幸蜀誅國忠於軍中縊貴妃於佛寺白避亂隱於廬山永王璘時爲東南節度使陰有乘機自立之志聞白大才强偪下山欲授僞職李白不從拘留於幕府未幾

肅宗即位於靈武，拜郭子儀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克復兩京。有人告永王璘謀叛，肅宗即遣子儀發兵討之。永王兵敗，李白方得脫身，逃至潯陽江口，被守江把總擒拿，把做叛黨，解到郭元帥軍前。子儀見是李學士，即喝退軍士，親解其縛，置於上位，納頭便拜，道：昔日長安東市，若非恩人相救，焉有今日？即命治酒壓驚，連夜修本，奏上天子，為李白辨冤，且追敘其嚇蠻書之功，薦其才可以大用。此乃施恩而得報也。正是：

兩葉浮萍歸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

時楊國忠已死，高力士亦遠貶他方，玄宗皇帝自蜀迎歸，爲太上皇，亦對肅宗稱李白奇才。肅宗乃徵白爲左拾遺，白嘆宦海沉迷，不得逍遙自在，辭而不受。別了郭子儀，遂泛舟遊洞庭岳陽，再過金陵，泊舟於采石江邊。是夜月明如晝，李白在江頭暢飲，忽聞天際樂聲嘹喨，漸近舟次，舟人都不聞，只有李白聽得。忽然江中風浪大作，有鯨魚數丈，奮鬣而起，仙童二人，手持旌節，到李白面前，口稱上帝奉迎星主還位。舟人都驚倒，須臾甦醒，只見李學士坐於鯨背，音樂前導，騰空而去。明日將此事告於當塗縣令李陽冰

陽永與宋癸開天子勅建李謫仙祠于采石山上春秋二祭祀至太平興國年間有書生於月夜渡采石江見錦帆西來船頭上有白牌一面寫詩伯二字書生遂朗吟二句道

誰人江上稱詩伯　錦繡文章借一觀

舟中有人和云

夜靜不堪題絶句　恐驚星斗落江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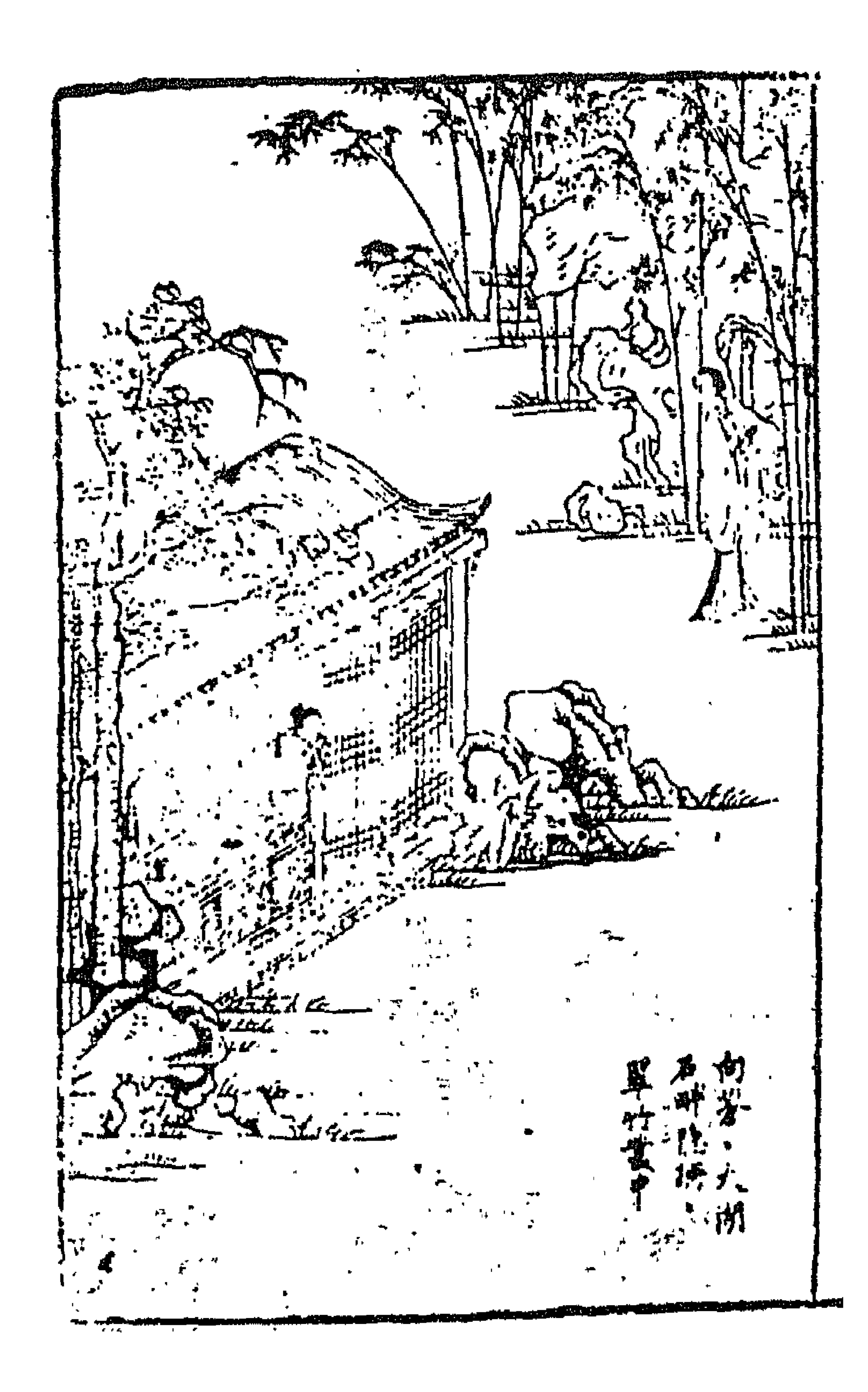
書生大驚正欲傍舟相訪那船泊于采石之下舟中人紫衣紗帽飄然若仙逕投李謫仙祠中書生隨後求之祠中並無人跡方知和詩者即李白也至今人

稱酒仙詩伯皆推李白爲第一云

嘲發豈是凡天才　天子調羹親賜來

一自騎鯨天上去　江流采石有餘哀

燕子樓前清
夜雨秋來祇
為一人長


向若大閒
石畔隱探
翠竹叢中

第十卷

錢舍人題詩燕子樓

烟花風景眼前休　此地仍傳燕子樓
鴛夢肯忘三月蕙　翠顰能省一生愁
柳因零落難重舞　蓮爲單開不並頭
嬌艷豈無黃壤瘞　至今人過說風流

話說大唐自政治大聖大孝皇帝謚法太宗開基之後至十二帝憲宗登位凡一百九十三年天下無事日久兵甲生塵刑具不用時有禮部尚書張建封做官年久恐妨賢路遂奏乞骸骨歸田養老憲宗曰卿

年齒未衰豈宜退位果欲避冗辭繁勅鎮青徐數載建封奏曰臣雖菲才既蒙聖恩自當竭力遂勅建封節制武寧軍事建封大喜平昔愛才好客既鎮武寧揀選才能之士禮置門下後房歌姬舞妓非知書識禮者不用武寧有妓關盼盼乃徐方之絕色也但見

歌喉清亮舞態婆娑調絃成合格新聲品竹作出塵雅韻琴彈古調棊覆新圖賦詩琢句追風雅見于篇中搦管丹青奪造化生于筆下

建封雖聞其才色無雙緣到任之初未暇召于樽俎之間忽一日中書舍人白樂天名居易自長安來宜

論兗鄆路過徐府，乃建封之故人也。喜樂天遠來，遂置酒邀飲于公館。只見

幕捲流蘇，簾垂朱箔。瑞腦煙噴寶鴨，香醪光溢瓊壺。果劈天漿，食烹異味。綺羅珠翠，列兩行粉面梅粧；脆管繁音，奏一派新聲雅韻。遍地舞裀鋪蜀錦，當筵歌拍按紅牙。

當時酒至數巡，食供兩套，歌喉少歇，舞袖亦停。忽有一妓，抱胡琴立于筵前，轉袖調絃，獨奏一曲。纖手斜拈，輕敲慢按。滿座清香消酒力，一庭雅韻爽煩襟。須臾彈徹韶音，抱胡琴侍立。建封與樂天俱喜調韻清

雅、視其精神舉止、但見花生丹臉、水剪雙眸、意態天然、迥出倫輩、回視其餘諸妓、粉黛如土、遂呼而問曰孰氏、其妓斜抱胡琴緩移蓮步、向前對曰賤妾關盼盼也、建封喜不自勝、笑謂樂天曰、彭門樂事不出于此、樂天曰似此佳人、名達京都、信非虛也、建封曰誠如合人之言、何惜一詩贈之、樂天曰、但恐句拙反汚麗人之美、盼盼據卸胡琴、掩袂而言、妾姿質醜陋、敢煩珠玉、若果不以假賤見棄、是微軀隨雅文不朽、豈盼身後之榮哉、樂天喜其黠慧、遂口吟一絕

鳳撥金鈿砌　　梘指後帶垂

醉嬌無氣力

鳳泉徃游校

盼盼拜謝樂天曰賤妾之名喜傳于後世皆舍人所賜也於是賓主歡洽盡醉而散翌日樂天車馬東去自此建封專寵盼盼遂于府第之側擇佳地創造一樓名曰燕子樓使盼盼居之建封治政之暇輕車潛往與盼盼賓筵交飛玉斝共理笙簧繫鴛相偎鴛衾共展綺窗唱和指花月爲題綉閣論情對松筠爲誓歌笑管絃情愛方濃不幸彩雲易散皓月難圓建封染病盼盼請醫調治服藥無效問卜無靈轉加沉重而死子孫護持靈柩歸葬北邙獨棄盼盼于燕子樓

中、香消衣被塵滿琴箏、沉沉朱戶長扃悄悄翠簾不捲、盼盼焚香指天誓曰、妾婦人無他計報尚書恩德請落髮爲尼誦佛經資公冥福盡此一世誓不再嫁遂閉戶獨居凡十換星霜人無見面者、綿綿中有好事君子慕其才貌、憐其孤苦、竊聆遺事、以歎其意、盼盼爲詩以代柬答、前後積三百餘首編綴成集、名曰燕子樓集、鋟板流傳于世、忽一日、金風破暑玉露生涼雁字横空蛩聲喧草、寂寞院宇無人靜鎖一天秋色、盼盼倚欄長歎獨言曰、我作之詩、皆訴愁苦、未知他人能曉我意否、沉吟良久、忽想翰林白公必能察

我不若賦詩寄呈樂天訴我衷腸必表我不負張公之德遂作詩三絕緘封付老蒼頭馳赴西洛詣白公投下白樂天得詩啟緘展視其一曰

北邙松栢鎖愁烟　燕子樓人思悄然
因埋冠劍歌塵散　紅袖香消二十年

其二曰

適看鴻雁岳陽回　又覩玄禽逝社來
瑤瑟玉簫無意緒　任從蛛網結成灰

其三曰

樓上殘燈伴曉霜　獨眠人起合歡床

相思一夜知多少　地角天涯不是長

樂天看畢歎賞良久不意妓女能守節操如此豈可棄而不答亦和三章以和其意遣老蒼頭馳歸盼盼接得拆開視之其一曰

鈿暈羅衫色似煙　一回看着一潸然
自從不舞霓裳曲　疊在空箱得幾年

其二曰

今朝有客洛陽回　曾到尚書塚上來
見說白楊堪作柱　爭教紅粉不成灰

其三曰

滿簾明月滿庭霜　被冷香銷拂臥床
燕子樓前淸夜雨　秋來祇爲一人長

盼盼吟玩久之蹙雙驪珠和淚未足比此詩之美矣謂侍女曰自此之後方表我一點貞心正欲戕之際中見紙尾淡墨題小字數行遂復展看又有詩一首

黃金不惜買蛾眉　揀得如花只一枝
歌舞教成心力盡　一朝身死不相隨

盼盼一見此詩愁鎖雙眉淚盈滿臉悲泣哽咽告侍女曰向日尚書身死我恨不能自縊相隨恐人言張公有隨死之妾使尚書有好色之名是玷公之淸德

也我今苟活以度朝昏樂天不曉故作詩相諷我今不死謗誚未息遂和韻一章云

獨宿空樓斂恨眉　身如春後敗殘枝
舍人不解人深意　諷道泉臺不去隨

背能擲身于地掩面長吁久之拭淚告侍女曰我無計報公厚德惟墜樓一死以表我心道罷纖手緊褰綉袂玉體斜靠欄杆有心報德爾恐無意偷生何活下視高樓踴躍奮身一跳侍女急扯衣告曰何其自求傾天盼盼曰一片誠心人不能表不死何爲侍女曰今損軀報德此心雖佳但粉骨碎身于公何益

可憐可泣 [illegible]

責老母使何人侍養盼盼流落久之只死既不能推誦佛經祝公冥福自此之後盼盼惟食素僅一衣消閣焚香坐誦佛經雖比屋未嘗見面久之容貌憔悴黛慵掃從埋寶髻瑤琴厭對鸞衾鳳枕不施朱粉似春歸欲謝庾嶺梅花瘦損腰肢如秋後消疎隋堤楊柳舞迴花片月夕感傷悲哀寢食失常不幸寢疾伏枕月餘遽爾不起老母遂卜吉瘞于燕子樓後盼盼既死不二十年間而張封子孫亦散落消索盼盼所居燕子樓遂為官司所占其地近郡圃因其形勢改作花園為郡將遊賞之地至今屋宇歲月雖遷牌

運告終五代更伯當周顯德之末天水真人承運而興整頓朝綱經營秕法顧視而妖氛寢滅指揮而宇宙廓清至皇宋二葉之時四海無犬吠之驚當時有中書舍人錢易字希白乃吳越王錢鏐之後裔也文行詩詞獨步朝野久住紫薇意欲一歷外任遂因奏事之暇上章奏曰臣久掖詞掖無毫髮之功乞一小郡脫踢督驅上曰青齊地腴人善卿可出鎮彭門遂除希白節制武寧軍希白得旨謝恩下車之日宣揚王化整肅條章訪民瘼于井邑察冤枉于囹圄已待人親耕勸農寬仁惠愛劭化克頊悉皆樂業守約

廉謹公平，聽政月餘，節屆清明，既在暇日，了無一事，因獨步東皆，天氣乍暄，無可消遣，遂呼蒼頭前導，閑遊圃中，但見

晴光冉冉，淑景融融，小桃綻粧臉紅深，嫩柳裊宮腰細軟，幽亭雅榭，深藏花圃陰中，畫舫蘭橈，穩纜回塘岸下，鶯貪春光時時語，蝶弄晴光擾擾飛

希白信步深入芳叢，縱意遊賞，到紅紫叢中，忽有危樓飛檻，映遶攅空，甚孤高，規模壯麗，希白舉目仰觀，見畫棟下有牌額，上書燕子樓三字，希白曰：此張建封寵盼盼之處，歲月既更，遺蹤尚在，遂攝衣

登梯徑上樓中但見

畫棟栖雲雕梁聳漢視西野如窺目下指萬里如覩掌中遮風翠幙高張蔽日疎簾低下穠蹤但覺烟霄近舉目方知宇宙寬

希白倚欄長歎言曰昔日張公清歌對酒妙舞邀賓百歲既終雲消雨散此事自古皆然不足感歎但惜盼盼本一娼妓而能甘心就死報建封厚遇之恩雖烈丈夫何以加此何事樂天詩中猶譏其不隨建封而死實憐守節十餘年自潔之心泯沒不傳我既知本末若緘口不爲褒揚盼盼必抱怨于地下卽呼蒼

頭磨墨希白染毫作古調長篇書于素屏之上其詞日

人生百歲能幾日　荏苒光陰如過隙
樽中有酒不成歡　身後虛名又何益
清河太守真奇偉　曾向春風種桃李
欲將心事占韶華　無奈紅顏隨逝水
作人重義不顧生　感激深恩甘一死
新詩寄語三百篇　貫串風騷洗沐耳
清樓十二橫霄漢　低下珠簾鎖雙燕
嬌魂媚魄不可招　盡把闌干空倚遍

希白題罷朗吟數過忽有清風襲人異香撲面希白大驚此非花氣自何而來方疑訝間見素屏後有步屧之聲希白即轉屏後窺之見一女子雲濃紺髮月淡修眉體欺瑞雪之容光臉奪奇花之豔麗金蓮步穩束素腰輕一見希白嬌羞臉黛慈挽金鋪平掩其身雖江梅之映雪不足比其風韻希白驚訝問其姓氏此女拾金鋪掩袂向前敘禮而言曰妾乃守園老吏之女也偶因令節閒上層樓忽值公相到來妾荒急匿身于此以蔽醜惡忽聞誦弔聆古調新詞使妾聞之如獲珠玉遂潛出聽于素屏之後因而得面

台項美之行濺璧于此矣希白見女子容顏秀麗詞氣清揚喜悅之心不可言喻遂以言挑之曰聽子談論志必知音我適來所作長篇以爲何如女曰妾門品雖微酷喜吟詠聞適來所誦篇章銘心誦以使尤泉銜恨之心一旦消釋希白又聞此語愈加喜悅曰今日相逢可謂佳人才子還有意無女乃斂容正色掩袂言曰君若無及于亂以全貞潔之心惟有詩一首仰酬厚意遂於袖中取彩箋一幅上呈希白展看其詩曰

人去樓空事已深　至今惆悵樂天吟

非孝詩法高題起　誰慰黃泉一片心

希白讀罷謂女子曰爾既能詩決非圉吏之女果何人也女曰君詩詩意自知聽妾微蹤何必苦問希白春心蕩漾不能拴束向前捉其衣裾忽開檻竹敲窗聲驚覺乃一枕遊仙夢伏枕于書窗之下但見爐烟尚裊花影微敧院宇沉沉方當日午希白推枕而起兀坐沉思夢中所見者必關盼盼也何顯然如是千古所無誠爲佳夢反覆再三歎曰此事當作一詞以記之遂成蝶戀花詞信筆書于案上詞曰

一枕閒敧春晝午夢入華胥邂逅飛瓊侶婉態翠

顰愁不語彩箋遺我新奇句幾許芳心猶未訴風竹敲窗驚散無尋處惆悵楚雲留不住斷腸凝望高唐路

墨跡未乾忽聞窗外有人鼓掌作抗抗聲而歌調清韻美聲入簾櫳希白竊聽窗外歌聲乃適所作蝶戀花詞也希白大驚曰我方作此詞何人早已先能歌唱遂啟窗視之見其人頂翠冠珠珥玉珮羅裙向蒼苔太湖石畔隱珊珊翠竹叢中繡鞋不動芳塵瓊裾風飄裊娜希白仔細定睛看之轉榭穿花而去希白歎異不勝惆悵後希白官至尚書惜軍愛民百姓讚

仰心

人無靦面終逭是後話正是

一首新詞引麗容　貞魂含笑夢相逢

雖爲粉苑名賢事　編入烈官小史中